

谈一谈

自从商都县特邀武利平老师担任导演,其女武艳妮担纲主角,汇集乌兰察布市各旗县优秀演员,排练大型东路二人台《驿站明灯》以来,全县上下满怀期待。

作为一名文化馆工作人员,我有幸能够出入排练场地——少年宫,得以一睹武利平老师的风采。

排练中,武利平老师不厌其烦地指导,演员们勤学苦练。作为观众的我,也仿佛融入剧中,随着故事人物的命运,一同经历悲欢离合、跌宕起伏。

东路二人台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地方传统戏曲,融合了当地的民歌、说唱、舞蹈,以其幽默生动、插科打诨的表演方式深受男女老少喜爱。《驿站明灯》在继承这一传统形式的基础上,融入现代文化和创新美学,让这门传统戏曲艺术焕发新的光彩。

该剧以历史上真实的张库大道为背景,这条商道以张家口为起点,穿越蒙古高原,全长1400多公里,途经二连浩特,最终落脚如今的乌兰巴托,曾是亚欧贸易的重要纽带。

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。仁德客栈迎来百年店庆,客栈内张灯结彩,人来客往。大掌柜梁树清携夫人迎接前来贺喜的宾客,梁树清的三弟梁永清带着自己的小戏班,献上精彩纷呈的节目。仁德客栈一时间热闹非凡。

然而,一个暴雨倒在客栈门口的陌生人,打破了这短暂的欢乐。外乡人是梁树清结拜兄弟——山西平善李的女儿,也是儿子梁振宇的未婚妻李桂香。她父母的饭店被军阀霸占,人被打成重伤,最终客死他乡。李桂香男扮女装,一路风餐露宿前来投奔,终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客栈门口。

祸不单行,梁家军队遭遇土匪大脚板劫杀,梁振宇下落不明。梁家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,梁树清疾病缠身,客栈生意日渐惨淡低迷。最终,只能由李桂香假扮梁家义子,承担起掌柜之责。李桂香不仅把客栈经营得井井有条,还智擒土匪大脚板,并成功接待了来自京城的五百名客人,让仁德客栈重现辉煌,明灯长耀。

武老师在排练时,亲自指导、示范,一边教授演员唱腔和动作,一边即兴修改剧本中的情节和内容,上到一段历史,一个人物,下到一句台词,一个走位,甚至一个回眸浅笑,都要反复斟酌许久,在他的努力下坚持下,《驿站明灯》中每个角色都鲜明生动。

剧中的李桂香,聪明能干,杀伐果断且重情重义。仁德客栈大掌柜因儿子梁振宇失踪,身缠重疾,一蹶不振。客栈生意风雨飘摇,前途渺茫,李桂香放弃自己做二人台演员的梦想,毅然承担起仁德客栈的重任。

戏外的李桂香扮演者武燕妮,没有星二代的养尊处优,每天排练第一个到场。剧中大段唱腔与舞蹈需要她反复刻苦练习,最终把一个明艳活泼、聪慧机敏的李桂香完美地呈现给观众。

三弟梁永清,幽默风趣,率真洒脱。他对兄长兄嫂恭敬有礼,对梁振宇和李桂香晚辈慈爱有加,对讨吃三蛋仗义相助,对东路二人台痴迷热爱,以及跟仁德客栈管事朱七嫂的感情纠葛,为仁德客栈增添一抹明快欢乐的色彩。剧外的梁永清扮演者王雪飞,是我们文化馆的副馆长,他热情开朗,脸上永远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,与角色形神合一,难分彼此。

梁树清的妻子贤惠善良,善解人意。她虽然戏份不多,但剧中她与李桂香有一大段的对手戏,悲痛的唱词让观众情不自禁地泪目。扮演者也是文化馆的同事张志英,她多年来一直活跃在舞台上,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。

最出彩的角色毋庸置疑是仁德客栈主管朱七嫂。她精于算计,口齿伶俐,最初对李桂香心生芥蒂,处处作对。到最后被桂香的宽宏大度所感动,二人冰释前嫌,齐心协力共同为仁德客栈再续传奇。

朱七嫂扮演者粉桃姐是集宁二人台戏曲团团长。她在团队中既是暖心大姐又是领头人物,她对表演一丝不苟的精神,恰如《驿站明灯》中那盏不灭的灯火,照亮了传统戏曲传承之路。

剧中张连长的嚣张跋扈,土匪大脚板的阴险毒辣,随从一只眼的凶狠傻气,伙计小兰和小五的活泼机灵,俄罗斯商人伊万的慷慨豁达,在演员的诠释下,赢得观众好评,特别是由武利平老师扮演的安大人,一出场就迎来一片欢呼。武老师的表演行云流水,张弛有度,幽默接地气的语言,搞笑的插科打诨,让观众笑声不断。

第六场(尾声)梁树清和妻子坐在舞台的台阶上,伙计小五和兰兰坐在对角的楼梯上,舞台正中是少掌柜李桂香,背对着观众,梁永清则蹲在舞台前面。

演员在灯光微弱升起的时候静止不动,像一幅沉默的画,呈现出欢腾热闹后的空虚寂寥。灯光亮起,朱七嫂走上舞台。

她走到桂香身边轻声私语,桂香点头;她又走到每个人身边耳语,众人才轻轻起身。他们抬着桌子,搬着长凳,恋恋不舍,频频回首。突然一个声音从天边传来,众人随着声音四处寻找,那是从开始就消失不见、每个人心中魂牵梦绕的梁振宇。

众人皆散去,独留桂香站在高处,翘首期盼着她青梅竹马的爱人,还有仁德客栈那盏永远亮着的明灯。

坐在观众席阴影里的我,心中突然涌上“人去楼空”四个字。我想到了《红楼梦》中王熙凤的那句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”,眼前浮现出母亲去世后,那空空荡荡的房间,回想母亲生活中曾经的过往,忍不住绝望地痛哭。

桂香即使等待三年五载,冬去春来,也一定会等来她刻骨铭心的振宇哥哥;而我从晨昏到日暮,从青丝到白发,再也不能等到我的母亲。

扮演仁德客栈大掌柜的邱培生,曾经是我初中的体育老师,也是我们文化馆德高望重的老馆长。他曾评价我有颗敏感易碎的心,是他在我丧母最痛苦的时候无微不至地关心、帮助我,让我从情感的荒芜中挣脱出来。

如今已经退休的邱馆长,作为一名业余的二人台演员,为了弘扬商都县的戏曲文化,毅然告别远在呼市,需要照顾的九旬老母。临行前,他端来热水,为老母亲认认真真地洗了一遍脚。随后便全身心投入《驿站明灯》的排练,他兢兢业业,呕心沥血,已与角色融为一体。一声声咳嗽、一句句叹息、一次次摔倒,都牵动着我的心,令我动容落泪。

我承认,自从去年母亲走后,我再也不能承受离别之苦。《驿站明灯》从剧本到排练,我一路旁观,仿佛自己就是舞台上那盏守候的灯,是演员表演时指尖掠过的一阵风,是锣鼓喧天、笙歌鼎沸中未落的余音。如今戏已落幕,人去幕空,唯余回响。这让我想起席慕容的诗句,关于戏子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。

可是谁又能说清楚,我们到底是台上表演的演员,还是台下欣赏的观众?人生如戏,你我皆在其中,或许,当少年宫内灯火通明,掌声雷动,当传统在坚守中重生,当情感在故事里共鸣,我想这一切已经给出最好的答案。

《驿站明灯》观后感

· 郭星火

那些温暖的回忆

· 韩雪云

人上了岁数,过去的事情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,而现在的事却忘得飞快。又是一年,以前的事历历在目,写下来,是对岁月的缅怀,也是对亲人的思念,亦是对未来的珍惜。

儿时的年,是从腊八开始的。在前一天,母亲便开始准备,精心地泡豆、选枣。儿时的枣没有现在的枣红润饱满,个小干瘪有虫。故母亲先得把它们洗净、挑选、去核,方可用。腊八那天,母亲早早忙上了,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熬制腊八粥的,因为那时的我还在火热的炕上睡回笼觉呢,只是觉得在氤氲的热气中,枣香和豆香弥散开来,钻进我的鼻孔,在浅浅的睡梦中,母亲的味道就是这甜甜的枣香和清新的豆香。吃腊八粥也有一番讲究。刚熬好的粥一颗一颗,晶莹剔透。母亲拿着勺子在锅里搅,直到把每一颗豆子和米都碾碎了。这时的粥黏性极大,盛在碗里,筋筋颤颤,但还不能吃。母亲又端起碗开始拈,直到碗里的粥圆嘟嘟、胖乎乎,光滑而又筋道。好了,终于能吃了,一筷子下去,甜甜的,温温的,不似刚出锅时的烫嘴。那枣香和豆香在喉咙间散开,滑进肚子,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

年就在腊八粥的美味中拉开序幕。

腊月二十以后,我家就进入了吃冻柿子的时间了。父亲就像变戏法一样天天变四个冻柿子,泡在水里,一会儿柿子就变成了铠甲勇士,急不可耐的我总是马上去剥那一层厚厚的冰,可父亲总会

说:“别急,心急吃不得热豆腐。”这时我们会笑父亲的用词不当。终于柿子里所有的冰都被激出来了,除去冰层,红红的柿子露出了它的真实容颜。我总是轻轻咬一小口,吸尽里面的甜汁,把皮破开,露出里面的柿瓣,咬一口,还没容我仔细回味,它就像一条小鱼“味溜”滑进嗓子眼,只觉浑身一激灵,所有的凉和甜便渗透进了每一个毛孔。现在的柿子没有了当年的甜,也许是现在的冬天没有当年的冷。捧着吃剩的皮,眼睛就盯上盆里的那两个,姐姐亦是如此。于是,我们又和父母分享了剩下的美味,那场景温馨甜蜜却永不再现。

儿时,家境似乎还不错。有一年,父亲从城里买回一包糖,其中有一种酒心巧克力。它成了我向伙伴们炫耀的资本。年三十,穿上新衣,揣了美味,邀上伙伴,四处闲逛。人多的时候,我便适时地掏出我的巧克力,轻轻剥开那层亮晶晶的玻璃纸,还有一层银色的锡箔纸,真容显露,三角形,褐色巧克力,光滑细腻。我故意咬开一个小口,淡淡的酒味弥漫在空气中。在小朋友们艳羡的眼神下,我吞下了那颗醉人的糖。

还有一事,虽和吃无关,却也令人难忘。那就是写春联。在外地读书,学了半年书法,放假,它在家练习,被邻居看到,央我写一副春联。我欣然应允,好事传千里,邻乡都来了。那几日,我家可是忙得不可开交,父母整理归纳,迎来送往,我挥毫泼墨,龙凤呈祥,很有大师范儿。朗朗的笑声和浓

浓的墨香充盈着全家。空气里都是喜庆的味,虽然我知道其实那字并不好看。年三十,大红太阳露了笑脸,我和父亲准备贴春联。门上窗上红一片,细细端详,很是自豪,偶有冷风吹起一角,我忙拿了刷子重新贴好;一头黑驴甚是好奇,用嘴啃吃,我便赶走,于是也很担心全村的对联被驴吃了,真想站在当街,指挥驴们入草草,护我成果。现在想想,幼稚得可爱。

晚上,天黑透。父亲响了“安神炮”,母亲炖了一锅肉骨头,打开电视,围坐在炕桌旁(桌上摆满了各色年货),看着春节晚会,开始熬年守岁。那时“接神”似乎很晚,好像在凌晨三点以后,往往我是熬不到的。倚着母亲,不一会儿便会鸡啄米般点着头进入一个迷幻的世界。母亲拉了枕头让我眯一会儿,我忽然惊醒,问道:“接神了?”“没呢,睡吧,一会儿叫你。”母亲笑着说。“不困,我能熬……”不知何时,却早已伏在母亲的膝上睡熟了,只听得耳边如炒豆子般“噼啪”作响,这一回是真的“接神”了。我睡意全无,忙脱了鞋,冲出门外。只见天空亮如白昼,焰火早已是映红了九霄云,缤纷了一片天。在热闹和幸福中,新的一年又开始了。

年乘着时间的列车渐行渐近,也渐行渐远,岁月如车窗外的树木一排排向后退去。现在,我会给我的孩子讲我过年的故事,但不知未来,她会给我的孩子讲什么样的事。但关于过年,总归是包含温暖和怀念,还有珍惜。



奔向远方。

汤青摄



正月,漫游山村

· 陈珍

它,是真正意义上的山村。如黄草绳般的小径,风中盘旋翻滚,供轻捷脚步蹦蹦跳跳把玩,一路如游如练而来,不感到累,唯有因古朴带来的清新与愉悦。

麦草垛,方底圆盖,自成穹庐;井台积成高高冰涯,圆口小口,鼓嘟嘟吹奏白气缭绕声。有被冰梯截开的一道道印痕,添得几分趣味。人畜共饮,山外已很少见这种水井了。

熟悉的由牛羊粪、干草、泥土混合而成的“乡村气息”扑鼻而来。房子老派,低矮狭窄,院子却常常很大且不规整。马、牛、羊、猪、鸡、狗混杂成特色交响乐,一个大院子一方小天地。

正月农闲,扑克、麻将也玩;秧歌、红火也办。四十不红,五十不绿,一色的新衣,却也能穿出他们各自的年龄、辈分。长辫子和烫发头,羊皮袄和貂皮衣摩肩接踵。

墙上春联,多是“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”之类。而“门前车马非为贵,家有儿孙不算穷”的也有;“吃水不忘挖井人,幸福不忘毛泽东”的也有,让人恍然生出隔世之感。山村人似乎并不重视秦汉魏晋,人世沧桑,只是以山为家,以种田养畜为业。信奉“种田纳粮,欠债还钱”的古训,自得其乐且知足常乐。现在不纳粮了,但“欠债还钱”此条铁定!乡民走出山外处处陌生,外地人来这里更有十分的新鲜。如若城里弄笔杆子谋饭的朋友涉足此地,耳闻目睹如是人文景观,一定会增加许多酒量与文采。

马

· 王俊杰

能奔善跑技能高,冲锋陷阵立功劳。跳跃檀溪曾救主,自刎乌江叹枵槽。长尾潇洒添生气,铁蹄纵横起喧嚣。老态龙钟犹识路,黄膘赤兔难描画。

夜行途中见月

· 王小兰

空旷夜清幽,繁星挂枝头。一弯弦月上,钓着是乡愁。

偶遇村翁

· 白洁

目带春花步履迟,闲谈旧岁尚能知。躬耕陇亩营生计,一脸风霜缀满诗。

【仙吕·一半儿】

半边天

· 孙瑞岗

女记者

大街小巷整天忙,会议民生都在行,社论舆情公正彰。美篇扬,一半儿文妍一半儿闯。

女环卫工

除尘扫雪满街飞,拾垃圾垃圾分类归,戴月披星谁怕亏。带身灰,一半儿辛劳一半儿美。

女保姆

不离寸步看儿郎,做饭洗衣都在行,哄睡陪玩整日忙。似亲娘,一半儿柔情一半儿强。

五律·乙巳小年

· 韩军

寒梅迎岁序,疏柳待东风。九尽春将启,年归冬欲终。挥毫歌国泰,备酒庆丰年。三尺厨台上,新梦入釜中。

